最後三場 國聯 二時半 五時半 九時15
波蘭復國痛史
蘇聯新奇戰鬥巨片
祕密客
買軍火裝瘋被逐
劫法場亡命逃生
一人扮七個角色
片上中文 備譯意風

時代日報

中華民國卅六年七月一日 第六四六號 （今日一張售價五百元）
內政部新聞紙登記證京警字第一〇四七三號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四六四號
發行人 匡開莫 時代書報出版社
營業部 上奚路斜弄六號電三五一 海江（橋）十話七一一號 奥路〇號電三三六九 江一五 話八五號 茂南八號電七一七 名路五 話五〇號
編輯部 成都北路九七三號 電話三五二八七號

今日四場 二時 四時 六時 九時 1645
杜美
轟動世界革命鉅片
蘇聯文學不朽偉構
夏伯陽
遊擊戰鬥的楷模！人民英雄的典型！
夏伯陽身經百戰，敵軍聞名喪膽！
莽英雄粗中有細，樹立赫赫奇功！

中常中政聯席會議後
蔣主席飛平駐節
四平一片瓦礫國軍抵達郊次

〔聯合社南京三十日電〕此間軍界人士今日聲稱：據東北方面報告，國軍援部已解四平街之圍。國軍抵達郊次，但見一片瓦礫斷牆滿目。但此說官方尚未證實。

〔聯合社南京三十日電〕據接近政界方面者稱，預料蔣主席當於明日飛平，此後兩個月中，大部份時間將駐在北平區內，俾於戰事情形，更爲密切，並可表示對於華北人民之幸福甚爲注意。惟主席行蹤向守祕密，此訊無從向官方證實。北平雖不正式成爲夏都，惟主席留平較久，政府要員之往謁者必衆。此間認爲主席留駐華北之久暫，當視北方戰局形勢而定。據消息靈通方面稱：主席原擬早日飛平，因國民黨中常會中政會於三十日下午開聯席會議，將由主席親自主持，決定國策，故展緩離京。

聯總昨告結束
中國將被繼續救濟

〔聯合社華盛頓廿九日電〕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在歐洲之工作，定於六月三十日結束，惟太平洋方面，仍將在中國，朝鮮及菲律賓繼續進行救濟，以完成其計劃，預料至十月一日結束。聯總之工作，已遠超過其原來預算，所耗經費，不下三、六七〇、七九九，〇二一萬美元。內中五億三千萬元指定救濟中國，其數最巨，已有百分之七十五完成。其業經裝運或準備裝運之物資，約爲百分之八十三，尚有百分之十七餘款可用。

廣東三分之一 爲水淹沒

〔聯合社廣州二十七日電〕（遲到）廣東省政府主席羅卓英今日向聯合社記者談稱：此次水災，人民財產損失甚重，本人現正設法籌款三百六十億元以供急賑之用。香港方面將捐助港幣約一百萬元，不敷之數當由地方捐助，政府銀行借貸，糧賑委員會撥付，及中央當局匯寄各款補足。聯總並撥捐贈食米五千噸。據非官方統計，東江、西江及北江流域淹沒田地八，四三〇，五三五畝，佔全省幅員三分之一，災民共計三，一九四，〇〇〇人。今日又降暴雨，但就大體而論，水災正在逐漸消退。

匈保羅流亡份子 在美組反蘇集團

〔塔斯社紐約廿八日電〕據「新聞週刊」稱：在華盛頓的匈、保、羅流亡份子，正組織反動的反蘇集團。該刊寫道：前匈總理奈琪，與美國國務院代表會商以後，顯已決定居留美國。保加利亞集團，正在前保國反對派領袖狄密特洛夫（蓋米托）的領導之下組織中，狄氏曾由保法庭缺席審判。住在華盛頓的前羅大使達維...

美新勞工法 與憲法抵觸
律師百人發動反對

〔法新聞社西費城廿八日電〕此間礦工罷工者，已達五萬人，據主管人士預料，尚有工人數千名，將於日內罷工，此次罷工，已使煤斤生產量，大爲減少，且已影響及各部門工業，美國最大之鋼鐵製造業，不得不將生產量減少百分之四十五。

〔法新聞社華盛頓廿九日電〕美國勞工聯合會至少已委託律師一百人，準備發動反對新勞工法案之運動。巴德威律師指出新勞工法案中禁止工會領袖爲共產黨員之一節，不合憲法，據稱：美國公民有參加其所選擇之任何政黨之權利。

無獨有偶
烏拉圭通過反勞工法案

〔諾斯社烏拉圭京城二十九日電〕烏拉圭國會開會後，過去兩週來，實際上沒有停頓過，一直在辯論已由參院通過的政府法案，該項法案規定限制職工會活動，禁止公用企業罷工，並實行强制仲裁，這個法案已於六月二十五日由五十四票中的四十二票通過了。國會中所在各政黨，除共產黨及社會黨外，都擁護這個法案。

原子彈發明家
呼籲管制原子彈

〔聯合社普林斯敦廿九日電〕愛因斯坦及其領導之原子科學家緊急委員會今日招待記者，向美國人民發出呼籲，使致聯合國機構關於國際管制原子能所作努力，徒勞無功，時機已漸緊迫，原子能必須由國際管制，否則社會將趨於滅亡。一旦全世界各自積聚原子彈原料，劃分爲兩個國家集團，則和平將不復能維持。至應採取何種特殊方法，非彼等所能建議，惟美國人民應使其覺悟，若不能和平管制原子能，則其爲害至烈。我人預謀共同和平生活，願作巨大之物質犧牲，亦所不惜。

同盟表示合作
印西北邊省公民投票

〔法新聞社新德里廿九日電〕回教聯盟一反其原來立場，本日訓令各黨員在印度人佔多數之區域內，參加制憲會議，以保障回教徒在宗教上、文化上、經濟上、政治上、行政上之利益。

〔法新聞社拉霍爾廿九日電〕印度西北邊省即將舉行公民投票，以決定該省是否併入巴基斯坦，抑或併入印度斯坦，因此近日全省政治活動甚爲熱烈，印回各方領袖及學生工人數千，正分赴全省各地準備公民投票。

荷印接受美建議
荷軍如攻印尼即可獲美援助

〔塔斯社海牙二十九日電〕荷蘭右翼報紙鼓吹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發動軍事攻勢，「特羅夫報」寫道：如果荷蘭政府退即開始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發動軍事攻勢，美國就會援助荷蘭。

〔法新聞社巴達維亞廿九日電〕官方頃公佈美國駐巴達維亞總領事傳特，昨日提交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民教育部長蘇穰蒂之照會，內稱：美國希望印尼共和國與荷蘭合作，立即組織印尼臨時政府，不再耽擱，一俟印尼臨時政府成立之後，美國政府即準備討論在金融上援助印尼問題云。

〔聯合社巴達維亞二十九日電〕荷蘭與印尼代表今日在此間集會，討論美國照會，荷蘭方面均表示歡迎，以爲足以阻止荷屬東印度重遭戰禍。

外長會議遇難關

〔中央社巴黎廿九日合衆電〕三强討論馬歇爾計劃之會議，今晚已因蘇聯在美國保證不以政治力量附於財務援助之前，拒絕對歐洲復興計劃，表示贊成，而近於面臨僵局，三外長定明日下午四時，作第三度會議。

〔聯合社巴黎廿九日電〕蘇聯政府今日經由塔斯通訊社發表聲明，反對任何「無所不包」之歐洲經濟方案，據稱巴黎三國外長會議任務僅限於決定需要美國財政援助之數量，及根據馬歇爾計劃是否可以獲得比種援助。蘇聯對於法國提議英國所擬之計劃，表示「嚴重懷疑」。歐洲經濟復興對美國與對歐洲被援助各國同樣重要。蘇聯復興亦可因美國援助而完成。惟草擬歐洲統盤經濟方案，就免引起若干國家干涉他國內政之嫌。目前若干國家有此傾向，但必將歸於失敗，且損害其國際威信云。

北韓會議昨揭幕
美蘇代表相繼致詞

〔新亞社漢城卅日電〕美蘇聯合委員會與北韓民主政黨及社團之聯席會議，爲討論組織臨時政府，三十日下午二時在北韓人民委員會會議廳舉行。會場門前高懸韓國及蘇聯國旗。人民委員會委員長金日成將軍，北韓最高領導人金斗奉，蘇聯駐屯軍司令官羅特菲夫將軍及美蘇兩方代表均出席。會議揭幕後，首由蘇聯駐屯軍司令致祝詞，次爲美方代表勃朗少將致祝詞，最後由蘇聯首席代表希庫廷夫中將致詞，嗣即介紹各政黨及社會團體代表。

日國會今復會
吉田將提反共質問

〔新亞社東京卅日電〕日本首屆國會，七月一日正式步入審議階段。片山首相之施政方針演說後，繼爲和田經濟安定本部長說明緊急經濟對策，以代替從來之叢相演說，並將以白皮書之形式，說明危機之本質。七月二日，各黨開始對首相演說提出質問，據消息靈通方面稱：吉田將向社民兩黨進行內揭，正面提出反共質問，試行發揮在野黨之威力。

巴黎會議的首要任務爲
辯明馬歇爾聲明的眞諦

〔塔斯社巴黎二十八日電〕塔斯社特派記者通訊：在蘇、法、英三國外長巴黎會議開幕的這一天，各界人士所關心的，是應該希望這個會議將有什麼實際結果的問題。法國報紙對於這個問題表示着各種不同的意見。

我們都知道，三國外長巴黎會議，是因爲馬歇爾於六月五日向哈佛大學學生所作的聲明而召開的。馬歇爾在他的演說中指出歐洲各國在戰後所面臨的經濟困難，并且說：如果歐洲各國本身表示着手經濟復興，美國將給予歐洲各國以經濟的援助。可是，馬歇爾并未說明美國政府要對歐洲各國經濟復興有所供獻的意願，究竟到若何程度，也未說明美國對於信用貸款所附帶的條件是什麼。

本來，馬歇爾對哈佛大學學生所作的聲明，不能視爲美國政府正式的聲明。自六月五日以來，美國政府關於這一問題也未發出過正式的聲明。另一方面，卻已獲悉：數日前，美國財政部長史尼德爾宣稱：馬歇爾的演說不可能解釋爲美國願意給予其他國家比前此更大的援助。還要再加一句，即：在美國報紙和其他國家報紙上面，『關於馬歇爾六月五日的聲明，已經提出很多互相矛盾的意見。』

三國外長會議，已在這些矛盾意見所錯綜的巴黎開幕。人們自當希望三國外長將注意到這種形勢。巴黎會議當前第一個首要任務，就是應該弄清楚馬歇爾聲明的實際意義。對於這一點，有一個簡單的方法。外長會議可以詢問美國關於歐洲各國所可依賴的美國經濟援助的範圍，以及美國貸款的條件、多寡、期限等。外長會議也可正式當當地詢問美國：歐洲各國是否可以確信美國國會一定會贊同美國政府所採取的措置，這類措置便是援助歐洲各國的手段。這些問題應使巴黎會議的工作有任何稽延。向華盛頓方面提出這些問題之後，巴黎會議就可以開始工作，確定歐洲各國對美國經援助的需要。如果不向華盛頓提出這些問題，巴黎會議就會處於困難之境地，因爲它將不知道它可能從哪個方面希望得到些什麼。因爲英法兩國政府都已公開聲明：它們除了從報紙上獲悉馬歇爾在哈佛大學的聲明之外，并未獲得其他有關美國對歐洲經濟計劃的消息，這種探詢就尤其必要了。也許有人提出强辯說：向債權人提出詢問，這將使需要貸款的國家感到難以爲情。但是，這種推論之毫無根據是很顯然的。如果在得悉歐洲各國所期望的美國貸款的可能性之前，就開始擬訂歐洲各國對美國貸款之需要的計劃，那就更不方便了。這樣的計劃，將成爲空中樓閣，而在這一方面的一切估計，將永遠是紙上空談。巴黎會議理應以請求美國政府闡明馬歇爾聲明而開始工作。

烏克蘭首都 時裝表演

〔塔斯社基輔二十九日電〕近來此間舉行女子、男子及兒童時裝公開表演。烏克蘭各織機廠、衣匠及女裁縫所，陳列各主要成製新裝二百九十七種。經工業部藝術委員會已批准一百九十種，即將大量生產。各織機廠已接到稀種貨料的大批新定貨。

法破獲大陰謀案
右派圖推翻政府

〔聯合社巴黎三十日電〕內政部某要員今日宣稱：法國秘密警察現在法國西部破獲推翻政府陰謀案，並已據其謀叛逆罪名逮捕將級官員一人，五月份以來，當局即着進行秘密偵查，自文件中偵悉陰謀份子擬在本月間發動政變，進攻郵政局，電報局及佛勒斯納監獄，設立軍事獨裁政權，各犯均爲右派人士，與戴高樂將軍最近組織之人民聯盟無關，係前貝當元帥友好。

〔法新聞社巴黎三十日電〕此間權威人士稱：法國警察發現之推翻政府陰謀案，實有國際關係，並牽涉第一流人物。此一陰謀之破獲，或將完全改變法國之政治局面，預料該案尚有重大發展。

大美
的確頂好

牌子眞 風行全國
各處均售
五華行經理
大美汽水廠出品
電話五〇〇一二·三

請飲
中國汽水
中國鮮桔水
中國汽水廠出品
廠址 西藏南路二九九號 電話（〇七七）〇四
事務所 金陵路二四號 電話 八八六九 二三四一

蘇俄最高蘇維埃大會閉幕
眞理報盛讚會議成就巨大

「眞理報」二十七日社論，評述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第一屆大會稱：最高蘇維埃已在異常一致的空氣中，完成其重大而有效的工作。這是蘇維埃社會的精神上與政治上完全團結一致的又一表現。種種報告與討論，已顯現出俄羅斯聯邦經濟上與文化上都急劇進步的一幅莊嚴偉大的畫面。

最高蘇維埃代表們，關於在實激史大林五年計劃第二年方案中以及在發展農業中所博得的成就的報告，表明我們國家已經順利地治療好被戰爭和德寇佔領所造成的嚴重創傷，並已重建其經濟，更進一步提高人民的福利而奠定鞏固的基礎。

「眞理報」社論繼稱：最高蘇維埃通過的預算案，規定擴展工業生產，大大增加主要建設的經費，並規定發展農業、教育、保健、社會保險，爲俄羅斯聯邦更進一步的經濟與文化的進步奠定基礎。

最高蘇維埃各代表，一面盛讚在完成新五年計劃方面，在恢復戰爭蹂躪的各城市與各鄉村的復興方面所達到的極大成就，一面也以蘇維埃政府所特有的嚴正的自我批評的精神，揭發妨礙我們進步的那些缺點。

各代表演說辭都滲透着熱烈的希望，要幫助落後的經濟部門，要改進他們的工作，要制止他們的落後現象，而由此造成足以使勞動人民的生活條件改進的新的機會。就因爲這個緣故，各代表特別注意到關於房屋建設，市政改進，築路，以及學校、圖書館與劇場的工作改進等問題。

關於市區交通，貿易機關的工作，擴張消費品的生產，以及有效的利用地方資源各節，大家發揮了許多意見，對於人民的工作和生活條件的關心，一向是布爾什維克黨及蘇維埃政府機關工作中的基調。

「眞理報」社論結語說：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通過的決議，必將博得蘇俄一切勞動人民的歡迎，視爲以完成並超過新的史大林五年計劃爲目標的一種綱領。（塔斯社莫斯科廿七日電）

合衆社職業的造謠家
受美國軍人駁斥

「消息報」觀察家摩爾，二十七日發表專文說：美國『合衆社』遠東分社經理，伏金收入的主要來源，便是杜撰並出售關於蘇聯的捏造奇譚，伏金先生及其通訊員們，沒有一天不在美國的或日本的報紙登出一些誹謗性的報導。

伏金先生常常使自己陷於狼狽境地，但是他不能領受教訓，尤其是因爲在日本的美國當局，雖然出面否認熱心過度的訪員的杜撰，卻繼續庇護他。

然而，日前，伏金卻受到一次特別丟臉的失敗。這一次，佔領當局總部保持一種曖昧態度，但是美國軍人自己卻大聲表示憤慨了。

麥克阿瑟總部的機關報『星條報』，六月五日和六日，刊載伏金的下屬——『合衆社』東京記者陸奧所寫的一篇文章。陸奧引用他說的『與三個被遣送回國的士兵的談話』爲證據，發表憑空幻想的關於蘇方日軍戰俘營中的生活情形的報導。他以十分激動的口吻誇張他們莫須有的訴苦的話，大意說：日軍戰俘們『感受到極大的困苦：……常常每天工作十二小時，而不是八小時……睡在木板床上……』。

沒有道出姓名的這些『遣送回國』的日本人及其義國辯護士所作的『這種偽君子的訴苦』，已引起和伏金不相同的那些美國人的抗議怒潮，曾在戰場上與日本軍國主義者們周旋過，而且一向珍視與俄軍的武裝同伴關係的美國人，對於這種抗議是這麼不屈不撓的，竟迫使『星條報』不得不於六月十三日發表美國佔領軍中兩個軍人的投書。信中說：

『我們可以問一個問題嗎？陸奧先生所寫的「俄方日軍戰俘營中的生活」一文，是不是要挑撥美國人和俄國人的仇恨？許多日本人都拚命要煽動美國人對俄國的仇恨。我們相信，「星條報」由於刊載陸奧的這篇文章，在幫助日本人達成他們的目的方面，已做了一件「絕妙」的工作了。「陸奧先生可會聽人說過關於美軍戰俘在菲律賓所受待遇？這三個被遣送回國的人會有木板床睡覺，這眞是幸運了，被剝脫精光的美國人，是在地板上死去，或者慘受日寇的暴行！」「我們希望「星條報」發表這封信，以便讀者們知道我們是怎樣接受日本的宣傳。（簽字人）軍曹約斯溫和士兵伊左」。

這封信的最後幾句話，使美軍機關報的編輯者們不能把這種關係閉而不宣。爲了替自己辯解，他拚命要替伏金的地位辯護，報立刻發表這種變相的聲明，脫洗刷。伏金先生寫道：這件丟臉的事情是他屬下的陸奧幹的，至於陸奧自己組織的，不過盡了作爲一個『通訊員』的天職而已，這被人當場捉住的這個誹謗，爲職業的傢伙守其原則，即：『合衆社』過去現在都作無成見的報導『對』這個很榮幸地發表一則更正。

摩爾指出：他的算盤倒是不錯的。謠言事克已經散佈，現在大家都已知道了。『合衆社』東京記者們，已受到美國讀者方面的一種適當的抗議。伏金之流，會覺得他們忠實的本國同胞們發出的這種抗議的呼聲具有充分的斤兩，足以使他們對『通訊員的天職』具有比較嚴肅的概念吧？（塔斯社莫斯科廿七日電）

最堪難是 造謠 被揭穿時
美報誣指蘇聯侵犯挪主權 挪威外交部正式聲明不確

〔塔斯社莫斯科廿九日電〕「紅星報」二十九日以『誹謗被折穿了』爲題，發表專文說：幾個反蘇宣傳運動的人物，常常把所謂新聞界名人拉上台；美國記者歐利奧特最近在『紐約郵報』上發表一文，檢討斯比茲伯根的局勢，他就是出面擔任這一種並不能使人羨慕的脚色。歐利奧特不肯麻煩一下以證實他的武斷之詞，貿然說蘇聯侵犯挪威的主權，說不准挪威人到那個區域去。

歐利奧特更進一步說：挪威捕魚船遭俄國人射擊。他更想入非非地說：俄國人在斯比茲伯根爲所欲爲。

這個作者，以及命令他捏造這謠言的主子，顯然期望這會獲得成功。可是他們的期望落空了。

就在這篇文章刊出後的第二天，挪威外交部發表了正式闢謠聲明，美國大報竟散佈關於斯比茲伯根的局勢的如此毫無根據的謠言，挪威外交部表示遺憾。

「紅星報」問道：那麼，歐利奧特爲什麼不得不寫『紐約郵報』又爲什麼不得不發表這篇文章呢，雖然他們明知其中一點正確性都沒有？要回答這個問題是頗爲容易的，因爲歐利奧特，儘管不是出於自願，已把迫使編者們不能不發表這種誹謗文章的原因透露出來了。歐利奧特就說：俄國人逼迫丹麥要把美國人逐出格陵蘭。

『紅星報』繼稱：由此可見，這全篇荒唐奇譚，原來只是爲的要做一種手段，來轉移世界輿論界的視線，硬說蘇聯要擴張勢力，使大家不要注意到美國對丹麥所施的新壓力，因爲美國儘管有過諾言，答應戰爭一經結束以後，美軍當局就立即撤出格陵蘭，事實上卻直到今天還把大軍留駐在那里，並且控制住異常重要的軍事基地。丹麥報紙報導說目前在華盛頓所舉行的談判中，美國頑强地堅持要保留格陵蘭的美軍及其基地。

『紅星報』結語稱：正因爲這個緣故，『紐約郵報』就作祭出的企圖，妄想把美國的罪惡推到蘇聯的身上。可惜歐利奧特未能符合他主子的期望。（塔斯社莫斯科二十九日電）

本市新聞

英商電車昨一度停駛
全體職工列隊請願
提出要求六項下午即告復工

〔本報訊〕英商電車公司全體工人昨日上午開始總請假，全部車輛停駛，工人二千餘人於上午八時整隊出發，向社會局請願，經過赫德路、靜安寺路、同孚路、霞飛路，當時由江寧路分局摩托隊長丁俊帶領，警士六十餘人，隨行勸阻，至霞飛路時，工人隊伍被連續衝散兩次，並有售票員一一九二號被撞倒，幸未受傷，九時三刻，隊伍進入社會局，紅色警備車亦圍追近於門口，十時半，勞方代表許士鑑、陳春寶、倪春霖、孫美祥、李忠誠、周慶芳等六人，由社會局調解科長樊振邦接見，當場提出要求六項：一、外勤人員因公舉事監禁期內工資照付。二、從速建立勞工子弟學校，撫恤失學工人子弟。三、業務需要之員工發給長統靴。四、飭令資方遵辦評斷會規定之特別休假及婚喪假期。五、煤油配給合資方按期配售勿得藉口推諉。六、復員職工要求恢復原職原薪及年資。局方當即表示，願出面爲勞方調解，十一時三刻，由工會理事長許士鑑報告談判經過，全體工人齊口要求社會局保證，頓形僵局，後由樊科長向工人勸解，至十二時三刻，始退出該局。下午復工後，第一輛電車駛出時爲下午一時半，至二時半始全部恢復行駛。

鐵路客貨運費
今日起漲二倍
郊區長途客車同日漲價
電報長途電話調整新價

〔本市訊〕京滬區鐵路管理局負責人昨宣稱：自今日零時起，京滬滬杭各綫客貨運費，一律增加二倍，貨運客運運費詳細數目如下：貨物運費：以一百公里計算，一百公里以內者，仍按一百公里計算，（一）零担貨物，每十公斤計，一等貨九二九·四八元，二等貨六一九·六五元，三等貨四一三·一〇元。四等貨二七五·四〇元，五等貨一八三·六〇元，（二）整車貨物，以每公噸計，一等貨六一·九六五元，二等貨四一·三一〇元，三等貨二七·五四〇元，四等貨一八·三六〇元，五等貨一二·二四〇元。糧食類運費按照普通貨物運價六折計算，救濟物資運費，前爲每噸每公里四十五元，此次運費調整，亦增加二倍，改訂爲每噸每公里一百三十五元。

客票價目——京滬快車，頭等八萬四千元，普通車頭等七萬二千元，滬杭快車頭等五萬四千元，普通車頭等四萬二千元，各綫二等車價爲頭等車價之一半，三等車價爲二等車價之一半，路局運務處方面，業已正式公佈詳細之新價目表矣。

〔又訊〕承辦郊區臨時長途客車之大福，華廣、信友、青復、維生、東南等六家公司，及滬東地方建設公司，分別請求准予調整票價，經市公用局許予審核後，一律准自七月一日起，調整爲每人每公里二百七十元。

〔又訊〕據電信局負責人稱：自今日（一日）起，電報價目加以調整如下：尋常電華文明碼，每字一千元，華文密碼，每字二千元，洋文每字二千元，新聞電華文每字一百元，洋文每字二百元，加急電仍照尋常電報價三倍收費，譯費每字一百元，國際電報甲種十五萬元，乙種六萬元，市內電話加價辦法另行續告。長途電話費亦按原價目增加四倍計算。

〔本市訊〕交通部國際電台暨所屬上海海岸電台頃發出通告，自七月一日起，凡前往香港澳門之各類電報價目一律實行調整。

六月份生活指數
工人總指數：二五三〇〇倍
職員總指數：一九七〇〇倍

〔本報訊〕本市生活指數委員會，昨日下午三時在市府舉行會議，審核六月份之生活指數如下：工人總指數：二五三〇〇倍，各項分類指數：食物：二七六〇〇倍，住屋：一七三〇〇倍，衣着：三九二〇〇倍，雜品：二二三〇〇倍。職員總指數：一九七〇〇倍，各項分類指數：食物：二九一〇〇倍，住屋：四六〇〇倍，衣着：四二五〇〇倍，雜品：一七七〇〇倍。

蔡右厂被捕多日
家屬請求提審中

〔報報訊〕中國銀行總處祕書室僱員蔡右厂，於五月卅一日下午六時半，在三馬路稻香村內遭警員逮捕，押至四馬路警察總局拘留所內，在拘留二十日，於六月廿日解送思南路看守所，迄今檢察處並未起訴。現蔡氏家屬正在請求提審中。

暑期生活問題
中學教師呼籲救濟

〔本報訊〕上海市中等教育研究會爲同仁暑期生活問題，昨發呼籲，茲摘錄如下：「我們中學教師待遇菲薄，尤以私立學校教師的待遇，須視學校收入是否充裕，學校經濟是否公開，而後決定。本學期初有些私立學校的發薪辦法，有一學期一次發，有三個月發一次，自然還在開明的學校當局認爲這是優待教師，使教師們能夠一次得到一筆較大的數目。但是物價天天高漲，教書的人只知道量入爲出，不會生利，也沒有能力營營。因之，開學時的一筆錢，到了學期中途已感不夠什麼用，到現在已臨到不能維持的地步，何况還有不少學校仍是按月發薪的呢？現在距離下學期開學，尚有一段漫長的假期，在這物價普遍上漲的今天，按月有收入的教師尚且不能維持，最近沒有收入的將怎樣度過這段困苦的日子呢？我們請求：（一）教育行政當局在這學期結束之際，立即調查需要救濟的教師，給予一次救濟金（二）如果救濟金一時無從籌措，可由政府向銀行洽商免息或低利救濟貸款，貸予需要救濟的教師」。

三千蘇僑及其家屬
年內將遣送返國
駐滬總領事昨發通告

〔本報訊〕蘇聯駐滬總領事館昨日發表通告，略謂蘇聯政府考慮到留住中國之蘇聯僑民之返國熱望，決定將上海、天津、北平之三千名蘇僑及其家屬與一百五十名孤兒在本年度遣送返國。沿途所需均由蘇聯政府供給，返國僑民將由政府安插於各工廠與各機關中，住居及糧食亦已爲之預備。滬上蘇僑聞訊後莫不欣喜萬狀。僑民協會方面當即於昨晚八時在蘇僑體育館召開全體大會，討論有關事項。

針織業電機組 勞資糾紛解決

〔本報訊〕一二三區針織業電機組，勞資糾紛，始於昨日在社會局雙方簽訂筆錄，內容爲一、五月份工資遵照社會局超越長決定辦法，上半月照雙方所簽五月份工資通告數額計算，下半月照一四八〇〇倍工人生活指數計算。二、六七八三個月工資一律照上月工人生活指數九四折計算，（八三、法定折扣包括在內）三、九月份起工資雙方仍應依照卅五年九月一日雙方所簽訂之協議書規定辦法處理。

黑牌三輪車夫 昨向社局請願

〔本報訊〕本市黑牌三輪車計三百餘輛，昨日推派代表向社會局請願，爲請求勿收回牌照，局方謂此事係公用局所屬，故拒絕接受工人之請求。

公用事業 中旬加價
水電月初開始

〔本市訊〕關於本市公用事業機關擬調整售價問題，市公用局日前已派員審查各公司收支賬目，茲悉：俟核定調整標準，吳市長及公用局長趙曾珏，日內將晉京，對公用事業調整售價，向中樞請示，於全國經濟會議中得通過後實施，故本月初倘不及調整，當於中旬公佈施行，惟電力自來水等各項，整月計費之公用事業，仍將自七月一日起追加收費。

中美無綫電 今開始通話

〔本市訊〕美國際綫電話，業待恢復，今（一）日下午十時正式通話。該局爲表示隆重起見，屆時特請市長親往該局，直接與舊金山市長拉麥通話，互祝成功，由舊金山電局轉接，傳吳氏與駐美大使顧維鈞博士直接通話。

雨天

張羽

雨水不停地從那綠英英的琉璃瓦上流下來，簷水渦中發出有節奏的叮叮咚咚響聲，觀音堂雨天比晴天更熱鬧，除了兩條長凳外，連門檻上，也成了難得的「雅座」了。理髮師傅老陳的担子，放在神像的面前，不時的從那發亮的銅盆下，冒出一股青煙。

鳳林佬一摸那玉谷標牌的火鐮，早被牆上流下來的雨水淋濕了，便把烟袋鍋放到那冒烟的地方去吸，「啵啵啵」咂了半天，還沒吸着，可是，那花白的鬍子上，已掛滿了絲絲纏纏的灰燼。像饞嘴的貓，鑽了灶台。

白禿子坐在矮凳上，嘻嘻地笑起來。

老陳已給白禿剃了頭，把刀子一合，在那光溜溜的頭上，「啪」的拍了一巴掌：

「滾蛋！白花蛇。」

板凳上的大人小娃都笑了，麻臉的「狼和土地」的故事，也沒法再講下去。

白禿子抹去了額上的水珠，照老陳的屁股上狠狠地踢了一腳：

「老傢伙，皮發癢啦！」

老陳乘勢用食指勾住了白禿子的雙臉鞋，白禿子只好用左腳跳起，拐拐，在那凹凸不平的磚地上，繞了一個圈子，老陳把白禿子朝門角一推，「光當！」白禿子的頭，碰在花格子的門扇上，那隻鞋，像隻黑烏鴉跳進了污泥潭。

板凳上的人，像爆炸似的轟笑起來。小娃子笑的流出了眼淚，鳳林佬嗆的憋住了氣，握住旱烟袋直咳嗽。

麻臉的故事，被笑聲打斷了，早已恨恨在心，便像尿泡放了氣，一看白禿子用了臘，坐好，「咳咳」，又沉重的咳嗽了兩聲，大家知道，他又要開始講笑話了，還是大家最熟悉的人物，他在年青時，到過口外，到過北草地，販馬，趕脚，運私鹽，帶黑貨，啥事都幹過，現在有把年紀，又逢着年光不好，才又呆在家裏，每天早出晚歸，人也不常碰到他，只有雨天，才例外的悶在家裏。他的一生，就是一個說不完的有趣的故事，所以，他一開腔，誰都不會停了，因為，愛聽的人，就會扛你一膀子，教你別吭腔。這種場面，麻臉總是最賣力的來維持秩序，因為，麻臉所講的故事，都是從鳳林佬嘴裏聽到的。

鳳林佬剛一張嘴，白禿子又打了老陳一拳，鳳林佬就順勢停住了，麻臉拿旱烟鍋，照禿子的頭上，就是一栗爆，白禿子牙齜了齜，從閻地裏，拾回那隻濕鞋，就到門角去，小聲的罵着：

「冷雞疙瘩。」

他摸着頭上那紅紅的血胡桃，跨進門檻去，把他那麥草墊子向牆根推了推，免得別人踏髒。又從香爐裏捏了點香灰，抹在滲血的地方，哭喪着臉，嚥着外滲。

這時，明臉又坐到矮凳上去，老陳又開始去剃頭，鳳林佬把烟鍋中的烟屎在鞋幫上揩落了，打開了話匣子：「今天，我說個吊死鬼！」

忽聽山後「吭吭」響了兩聲，像母猪哼。

「峨山廟又扣火了。」

「不，轟隆聲像在寺河。」

「對，寺河！」白禿子從草墊上跳起來，「我夜裏盜差就是送到上社去。」

麻臉又給了他一烟袋鍋：「你是百事通？爬到你媽那頭吃奶去。」

白禿子眼中流出淚來，臉皮雖然不是先前的馴服了。他倔強的罵起來：

「羞你先人哩，降不了肉，降豆腐哩！」他罵了，大家都向他笑，他覺得他還稀有的勇敢，他得到了賞識，更肆無忌憚的揭發起麻臉的陰私來：「孫肥溝子（即屁股）的眉眼，人家溝子上有油！」「誰孫肥溜瘦？你個女子養的，誰？」

麻臉一把揪住了白禿子的衣領，氣勢洶洶的要打架。白禿子連連告饒：「我，我我，我來——」

麻臉鬆下了手，「呸！」吐了白禿子一臉濃痰。白禿子用襟抹抹去了，裝腔作勢的摀胸嘔吐：「哦，哦，好臭，廚我一臉狗屎。」

麻臉又賞了他一烟袋鍋，心安理得的坐到板凳上去。

老陳停住了剃刀，別轉臉問：「你猜，這下誰能打贏？」

鳳林佬伸了伸腰，一條一理的說：「不用猜，一眼瞅透啦，上去這些混子，賊鼻子賊眼的，還想打勝仗，只要不丟了命，打還算他祖先行了好。」

麻臉說：「聽說李占彪都掛彩了，民團死了好幾百。」

「瞎摸瞎鬧，那能不吃虧。」

白禿子倚着那細小的眼睛，望着鳳林佬的面孔，胆怯的說：「聽說人家有神兵哩，會撒豆成兵，剪個紙娃娃就會打仗。」

麻臉忿開了他：「你知道個毬，夾了屄。」

鳳林佬長出了一口氣，望着簷前那漸漸打下的雨綫：「我看那，怎麼像？」白禿子忘記了麻臉不高興他說話，又搶嘴啦：「翻過一天少兩晌吧，聽天由命。」

麻臉惡狠狠地望了他一眼，一脚把地上那塊瀝漉漉的磚頭，踢到水潭裏去：「糧食都弄走啦，你吃個鷄巴。」

老陳「啪啪啪」捶起背來，像有節奏的音樂。剃明臉站起來的時候，老陳問：「誰剃？」

麻臉坐上了矮凳，白禿趕緊跳出來，佔據了空下來的座位，兩邊的人，都揑鼻子，給他讓的寬寬的。

老陳拿起那把犀利的剃刀：

「嚓——」麻臉當頂的頭髮，像被刈去的草一樣，落了下來。白閃閃的一道，像月光下一塊草地中間，一條鮮明的馬路。

西邊的村口，湧來了四五十匹馬隊，朝觀音堂風馳電掣般的奔來。堂口的人，顯得有點騷動，白禿子溜下了板凳，爬到他的草墊上去，甚至用破被蓋住了自己的頭，蜷伏起來。

明臉和幾個年青人也躲到門背後去。馬隊在堂門口停了下來。那個領頭的一個在馬上用鞭梢指着麻臉：「老鄉，給我們帶路，到寺河去！」

麻臉趺了趺眼，沒有動。

「鬼兒子，沒長腿嗎？」

麻臉站到雨地裏去，頭上那白色的馬路，已變成了漲水後的小河了，不住地往下淌着水。

「同志，等我剃完了頭。」

「媽的，剃個吊，走！」馬鞭子，劈頭落下來，一道青筋，在麻臉的臉上鼓起來。馬隊跟在麻臉的後面，向南面馳去。

人，又從觀音堂中走出來，可是，大家的心頭，都壓上了一大塊沉重的石塊。

白禿子從被角的縫間露出了半個腦袋：「走盡了吧？」老陳踩了他一脚：「他是狼，會吃了你。」

鳳林佬斷然的說：「說老實話，人比狼還厲害的多哩！」

夜幕漸漸地拉下來，老陳收拾起担子回去了，坐套的人，也都回家去吃晚飯，白禿子孩子氣的向鳳林佬：「鳳林佬！這個廟子裏，有沒有吊死鬼！」

「噓，狼在村裏，不想，就沒有鬼在心裏。」

「你說得我心裏毛毛的，今晚沒準在堂內吧？」

鳳林佬說：「料不準！」

入夜的風，從觀音堂簷下凄厲地掠過，從前面的枯槐上跳過去，雨還是下着，黑暗吞沒了尹莊。

給先行者

小容

「智慧地替真理去打勝仗的戰士，在征程上，對那些今後置身進這一行列的伙伴來說，是先行者。」

假如，在過來的日子中，我意識到了生命底新的光，和更多了的生命底幸福，我知道我只是享用了和享用着先行者遺下的火種，和他們爭來的新的土地，上攀起的果實。而對這，懷着更顧望向後，我會想起克倫教「樸實者」中所啓示着的眞理：

「樸實的種植者，他們把樸實留下，為着供後來者一次的僅享用？抑是告訴他們要把樸實更多的播撒啊！」

★

「愛」是善良的心地中的「巡禮者」，它會憐惜地在怎樣的心地中，把光熱留下，或是永遠離去。

創造的世紀中，不會有不付代價的收獲，也不允有「佔有」存在。

一切學習得來的，是沒有值得驕傲的，一切眞理的探得，更不能把它佔有，一切你所知道的，告訴人，每一個道理，和「還沒有知道」的一樣，這是你的本分，以此居功，沒有再比我們更可笑的了！應該這樣去想：

我是能比別人在戰鬥中多一點力量，就使我的力量都能以比之更多去使個人，那麼，不是會得更早的明天的勝利了嗎？我們爭得了嗎？

★

燦在沒有月色的遠天的星光，會給夜行者帶來親切的希望，而前路的燈火，為夜林中的人們發亮了，寄與了多少燃起着的熱力。

久久摸索在那條從未走過的路上，只差一個隔着的覺悟，了那要去的地方，終究對那樣多少的指引者，以至誠的感謝！

先行者！怎樣去肩起那真理的担子呢？

黑皮賊

蔣牧艮

我們談了半天，可老拉不到他母親處爵他的事上去。他是一個鬼靈精，似乎有心避免和我談到那上面去，但是不露痕跡，閃避得非常巧妙。我瞭解了他這意思，我便放棄了我原來的企圖。

很顯然的，自從這一次以後，黑皮賊對這公館裏的人那種態度可有些改變：再也沒見他去弄鐃鐃的玩具了，他的動作都彷彿顯得有點兒笨，有時候又站到那些牆子底下，亮着一對深沈沈的眼睛在冷冷地瞧人。

他沒有了先前那麼快活，似乎還有點苦惱哩。冷冷的眼光，愈來愈厲害了。以先彷彿還只有對李副官和軍長太太的背影。後來可漸漸兒的普遍起來，金嫂，桂花，鎖鎖，甚至是小陳他們那些個勤務兵，都會常常遭到他這種深沈而可怕的眼光。——他已經在開始仇視一切，仇視世界。

但一離開了這座公館，在學校裏或其他的地方碰着他的時候，可不是這樣。我認為他也只有離開了這座公館以後，才會仍舊變成像從前的黑皮賊。

我和他同住在這兒，有着三個月的時間，他一共只來到我屋子裏五六次；這都是挨了那次重重的處爵以後的事。他在公館裏就不大和人說話，尤其是後來這些日子，簡直半天不開口。一到我屋子裏來了以後，話就會多起來，但他仍然避免談他母親那次處爵的事。

我在這兒住了祇兩個月，越住越膩煩了，工作老找不着。在苦悶的日子，我便找着黑皮賊出城外去走走，其餘的日子，老把自己埋在書本子中間。

四月裏的一天，忽然接到一位朋友打來的信，說他病了，叫我上那兒去給他代課。我對於這地方，什麼牽掛也沒有，只想和黑皮賊這位朋友來話一話別。收拾了一下，我先出門站到他常在玩的那個城基上。不到一會，黑皮賊來了。我招手，叫他攏來，把這事情告訴了他。他一點也不驚訝，想了一想，才說：

「好的！——你走！……他娘的地方也真沒有住頭了！……你走！……」

我們在草地下坐着，想要說些話，又彷彿沒有什麼話可說。等了一等，我便站起來的說：

「走了吧！」

「再坐五分鐘。」黑皮賊說；於是坐下來，又還是沒有話說。第二次提議要走，他說再坐三分鐘。我們坐在那坪子裏，兩個眼對眼的瞧着，黑皮賊就彷彿有些無聊，手在拔着地下那些鐵馬根草，一撮又一撮的，似乎想得拔去心頭的一些什麼煩惱。還是沒有話可說，只聽着手錶在嗒嗒的響着。

當三分鐘時間過去之後，我們兩個都同時站起來，正要走開，不知怎的，黑皮賊忽然猛撲過來，於是我倆就相互地彼此摟緊了。他把他的腦袋深深地埋到我的耳朵背後，不動，也不說話，後來就有着一滴熱燙燙的眼淚，滴到了我的頸子上。我們彼此都激動得很厲害，彼此聽得到對方的心在急跳。

我和黑皮賊就這樣揮着手的分別了，自此以後，可再也沒有聽到他的消息。

事隔九年，在這一次的內戰中，有着兩位外國朋友被准許去參觀一個俘虜營，叫我陪着他們同去。

這兒的人數並不太多，統統都只有十多位。當我們正在那廳子上站着的時候，忽然俘虜羣中有個長得非常粗壯的傢伙，大踏步的走到我跟前，向我伸出手，而且叫着我的名字。我可一點也不認識他，還疑了半天，我的手掌還是不會伸出。

「怎麼，不認識了嗎？」

「是你……慚愧得很，我不……」我說得結結巴巴。

「你不記得，在茂林的時候，我們同住在那麼一個公館裏，是那個黑皮賊呀！」

「哦，尹繼甫！——尹繼甫！——」原來是尹繼甫！我叫了起來。

我們緊緊地握着手，對着站了一會工夫，我打量着他的全身，他穿着骯髒的灰布軍裝，個子長得又高又大，肩膀寬闊，胸脯挺起，成了一個很壯健的男兒哩。我可真有些不認識他了，只有那高高的鼻樑大大的眼，還有他那黑色的皮膚，這些特徵，倘能認出他當時的輪廓。我問到他的母親，他告訴我說死了。後來我又問：

「你身上的那些個青疤呢，會兒可好了？」

「好了！」他說。「不過內心的青疤可更大些！」

說着，我們又眼對眼的瞧了一會兒，於是彼此便大笑起來。（八全文續完）

本社新書！

西蒙諾夫著　林陵譯

俄羅斯問題（三幕劇）

「在美國獨佔資本家的眼中，蘇聯是一個要解決而又無法解決的「問題」，於是在赫斯特系之類的報紙上，「俄羅斯問題」被天天排列，在議事日程上。這裏，西蒙諾夫寫出了美國「內幕」，那每天叫囂着「俄國人要戰爭」的消息與言論背後的真情。作者寫出美國報界不同典型的記者：完全忠於資本家的，專以造謠撰稿吃飯的，不干心給資本家服務但又無力反抗的，僅以毀滅自己作為反抗的手段的；最後，終於毅然退出赫斯特系爪牙的……

全劇三幕七景，用一個戀愛故事展開民主正義與戰爭陰謀的鬥爭。主人公史密斯激於正義，不願意寫「俄國人要戰爭」的「暢銷書」，毅然和老板毀約，失去愛妻，失去一切，他最後說：「我決不屈服，決不上吊，決不割破喉嚨，相反的，他要重新開始自己的生活……他一向以為只有一個美國，現在他知道：有兩個美國，史密斯雖然在赫斯特的美國沒有地位，但是在另外一個美國——在林肯的美國卻找到自己的位子」。

每冊定價五千元

請讀本社出版劇本：

赴蘇使命　柯爾納楚克著　水夫譯
戰綫　柯爾納楚克著　林陵譯
俄羅斯人　西蒙諾夫著　白寒譯
侵略　李翁諾夫著　林陵譯

時代雜誌　第七年第二十五期　已出版

以合作對抗分裂（國際一周）……代莉娜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二日（紀念希特勒德國背信進攻蘇聯六周年）……眞理報社論
蘇聯血債（希特勒暴行錄）……
民主東南歐的新生活……特拉伊寧
東南歐的工人與農民運動（上）……
民主東南歐國家……

介紹國產優良金筆

第三十八期（每逢星期二、五出版）

孩子和三等車

蕭葦

小弟弟，你睡得多麼熟
多麼甜蜜啊！
電車
陳陳的流過人羣
三輪車
在傍邊支牙支牙的叫
都市沉重的氣息
一切罪惡的
無聊的
擠擠擴擴的聲音
都逃去了啊！
你存身在
互相擠結得緊緊的
窮人堆裏
他們
都是沒有飯吃而
頂括括的勞動者呢
（當然，你也是）
于是，三等車隊隊的
載着你前進。
你小小的手
小小的臉以及
小小瘦弱的身體
擠在那們多的
強大又窮苦的人們
身縫裏
他們都是
世界上最善良的人啊！
他們微笑着
就跟記憶中的
媽媽一樣
而且說
「小弟弟睡吧
到了站叫醒你！」
于是，你睡了
並且
睡得
從未有的安靜。
而你的頭
一擺一擺

就像要倒下來
你的口涎
就像創傷着的血
滴在污穢的
敞開着的
胸口
跳躍的心田上
（等待吧！
它將要開出
美麗鮮紅的花朵）
沈睡的臉
更顯出湯睡啊
那個
矮小的老婆婆
計算着：
大概有三百年未睡吧！
「嘩！嘩！
小弟弟
醒醒
電車停了呢
到了站，站到了啊；」
于是你醒來
靜靜的手
抹着
茫然的眼睛
沈重的
投入擠擠的人流
醒來
爲着活
爲着被剝削
要小小的年紀
工作呀！
而且
還有挨着打；
而那些
少爺們
小姐們
卻含着糖
年年
讀着
他們的「大羊跑・小羊跳」！

瘋子

醒鐘

連天的滂沱大雨，我在黑漆漆的夜裏，被集中在一間小屋子裏。這屋子在三樓上，窗口有鐵欄杆，想看看從上至下有多高，可是無法看見，祇能看見那遠遠的，一幢一幢房子，當我進去時，那裏還祇幾個人，除了隔壁有一女同學在哭以外，沒有其他的聲音，照情形來說，隔壁一定有女同學一個，因為不管她哭得好厲害，總是沒有人勸她一聲。有時她還在樓板上亂跳。過了一會，又接連不斷的盜來了，最有趣的就是抓來一個重慶大學生，聽說他老早因受刺激過多，腦筋已告失常，現已成了一個瘋子。他一進門便大吵大罵，可是他從來沒向着屋子裏的人罵過。集中後過了三個晚上，我也不知是幾號，總之我知道過了三個夜。正當在天快大亮的時候，督查長點名來了，點名冊和鉛筆，抄在後面，搖動着他那肥胖的身子，剛一進門，瘋子上前便罵：

「混蛋！滾出去！」

督查長氣沖沖的看着他，兩個酒杯大的眼睛，幾乎跳出來了，可是他看對方的神色不好，眼睛也紅得那樣可怕，他心裏也有些害怕了，瘋子也一步一步的逼近他了，看樣子拳頭就要落到他的身上，他見勢不對，掉頭就跑，瘋子也追上去，揮着拳頭罵着：

「跟老子不跑嗎？老子要揍死你王八蛋。」

這時全屋的人，都嘩然大笑了，隔壁女同學的屋子裏，也鬧哄哄的，她也沒有再哭了。跟着瘋子也回轉來了，跟着便來了四條便衣，身佩短槍神氣十足的站在門口，督查長又隨着出現了，首先他叫：

「剛才罵我的是哪個，站出來！」

瘋子又從人叢中跳出來罵道：

「混蛋！滾出去！」

督查長咬牙切齒的望着他，瘋子又指着他們罵着：

「死猪！你自己看看，你們多肥，我們好瘦。」

他掉過頭去，向預備好的便衣叫道：

「來呀！將他綑起來。」

於是那四條生龍活虎的便衣，神速的將他綑起了。可是仍不能阻止他的罵聲，相反的罵聲更響亮更急烈。督查長連耳根子都氣紅了，其他的人又在冷笑，他氣沖沖的跑過去，照着瘋子同學的臉上，「啪……啪……」就是幾個耳光，隨着脚頭也急急的向他身上踢去。這時全屋的人都憤極了，也就怒吼起來：

「不能隨便打人呀！……遵守……」

一會兒震動了全個集中營，從三樓四樓，東院西院，都吼起來了，可是他並不清楚是什麼，就是聽到「不能隨便打人呀！」但也知道是同學們被打了。一會兒口號齊鳴，武裝們拖起機關槍，盒子砲，形勢異常緊張，眞像大敵臨頭一樣，立刻這「聖地」也開始戒嚴了，武士們偏在地上，緊張的準備着每一間集中營的機槍振聲，和同學們的怒吼聲混成一片。這樣經一小時的光景，發瘋的同學自由自在的出來後，這場風波始才平息。總之經那一次以後，如果同學們在裏面放一個屁，被看守們聽到了，我們也要馬上躺在地上，槍口瞄準着裏面，同時再檢查一次，在檢查的時候，幾十條短槍對準着我們。

一九四七・六・一五・沙坪

忍耐的邊緣（三）

下士

業務會議結束以後，新老兩廠的廠長、工程師、總務主任，便格外的忙起來，主要方針，是指示各部主管科長，加強工作管理，嚴密注意各職工的工作動情。同時，總經理所闡示的目前本廠的困難情形，也分別由通告和口頭講述，宣達到職工方面去。

老廠胡廠長和孔工程師最忙，他們還要代表總經理到美光印染廠去，點驗給退回來的一批次坯。當他們回到公司裏時，一刻也沒有停留的逕走進總經理室去。

「眞糟透了！……往常不是沒有，但照今天所點驗的成績就太不成了！」胡廠長靠在對面的長沙發裏，抽着板煙，給總經理報告今天的情形，不停在搖頭。

「次坯一共是多少？……不能請美光廠將就一點麼？」總經理蹙着雙眉，神氣很是頹喪，聲音低沉地問。

「四月九日送去白坯一批，計一千八百疋，廿日一批二千二百疋，現在檢驗出來，第一批坯子裏面，長度不足的便有廿六疋，門面不足的一百五十疋，油紗二百四十疋，油漬一百廿五疋。第二批裏面，長度不足的廿五疋，門面不足的九十三疋，油紗二百廿五疋，油漬一百十五疋，此外還有跳紗和破洞的卅五疋，總計次貨差不多佔全部坯子三分之一，這是驚人的數量！……驚人的數量！」胡廠長一口氣把數目念完了，只是搖頭。

「廠裏的人怎麼這樣疏忽?!……」總經理皺着眉頭，望望左面沙發裏的孔工程師，隨即轉向胡廠長：「次坯全都退廠?!」

「費多大的勁才給我說妥了，答應收下油紗油漬的半數四百疋，但只能作染元靑布用，這損失，據美光廠的意思，還得依合同辦理哩！」胡廠長緊張地顯得有點驕傲，但這小小的勝利，是悲哀的，終於使他的心情，不得不回復先前的沉重。

「職工方面也不怎樣好對付呀！比方加油的只要多灌了一點，機器一轉動，油漬便很容易的濺到坯子上，手裏黏着油污的，懶一點揩抹，見了紗錠子便抓，繳出來便多了油紗啦！這些情形，全要職工們自動去注意，總不成叫主管的刻刻站在旁邊督促啊！」孔工程師滿肚子苦衷，他最清楚工場裏的情形，也最希望出品好，這原是他的面子光榮，但他很明白，自己一個人的力量實在太微小了。

「是呀！……這全是受工作情緒的影響啊！……」胡廠長清脆地叫了起來，其實孔工程師所說的話，也正是他心中想要說的呢。

「唔！……」總經理使勁地吐了一口濃烟，把目光漸漸移到了桌上的一疊工作報告，一頁一頁的慢慢翻着，大家便暫時的沉默起來。

四

幾天以後，據廠裏送上來的報告，工作成績一般地好轉了許多，污損的布坯也減少了，機器發生故障的報告，也比這以前稀少和輕微得多，但這些情形，並沒有說明整個問題的嚴重性的減輕，在工作情緒轉變的另一面，正醞釀着一個新的洶湧的巨潮——罷工、請願、要求解凍生活指數的呼聲，開始從每個工友的口中喊出，隨即瀰漫了新老兩廠，漸漸朝着實際行動的路向邁進。

廠裏的情形，很快便傳到總公司的寫字間裏，使工作在的每個職員，都同時發生一種興奮而又帶點矛盾的感想，在迫切的期待中，大家固然都盼望：薪水待遇能夠有一個妥善而合理的解決，使有家口的不致終日惶惶的，擔心着米價的飛漲，可是，在期望中，卻又使他們生出一種恐怖，像這半年裏面，市上一些規模比較小的民營紡織廠，因時局的影響，營業不振，被迫停廠的就有不少，如果公司裏因為這種突然的變動，連半年來勉強支持的局面也不能繼續下去，那末，比目前更痛苦萬倍的失業恐怖，便馬上降臨到每個人的身上，使苦難中掙扎着的每個人，陷入更悲慘的絕境！這對於那些在公司裏服務愈久的人，恐怖也愈深。

然而，對於待遇的合理要求，和抗拒飢餓的嚴重威脅，到底是大家一致的期望，任何的恐懼和力量，並不能減弱了飢餓的呼號，廠裏每天傳來的消息，便猛力地激盪着每個人的神經，在工作的間隙中，或是偶然聚集的場合，人們便私語哄傳起來。

習作二弊

丁擎

初初寫作，而且希望着眼點在社會，寫出一篇有些社會意義的人，常常把一些機械的，公式的，片面而浮表的描寫社會的文章，當成正道；相反又把提出一個特定的人物，以概括社會的某一種型，認成沒有社會意義，但以其為文章的一類型，又舉而攻之，成為純粹攻擊私人的東西。

前者我們可以看到青年界一套八股式文章的流行，譬如說，作者呀的憤慨，不然就是張大嫂出去趕場，一篇沉悶的新苦，李大哥逃鄉公所，一篇冗長的牢騷。既膚淺，又不能動人，也看不出作者什麼深厚的同情心，以至讀來味同嚼蠟，覺得作者是在喊口號，全沒有一絲兒生命。

後者我們可以舉魯迅先生的雜文，現在青年對它觀感來說，許多還認為魯迅在罵一兩個私人，而不把它作為對某種特定人物的評擊，對現代一般如此類的文章，也就可以想見他們的看法了。提出一個特定人物來評擊，也已經成了文章的一派流，於是在要然成風的效尤之下，許多青年的寫批評文章，便變成大半的攻擊私人了。

推論釀成這兩種錯誤的原因，前者是由於現代青年自己的生活，與社會過於脫節，與羣衆不發生一絲毫血肉的關連，雖然描寫了它，便顯得不深入和不關痛癢了。後者是由於自己對社會的認識不夠，看不出誰有一般性，誰才是備具特殊性的。那末，青年開始寫作，因為生活的偏狹，以為只讀文藝作品便可以創作，所以寫作的第一個問題，並不是怎樣寫作，而是怎樣生活。

請人人推薦提倡